

给女人 看的永远 是半边

——法式浪漫

[法] 张宁静 著

接吻——年青的滋味

艺术——你敢说懂吗？

裸体——公开大集合

画——你怎么看怎么说？

烟——男人与女人的战争

人——给女人看的永远是半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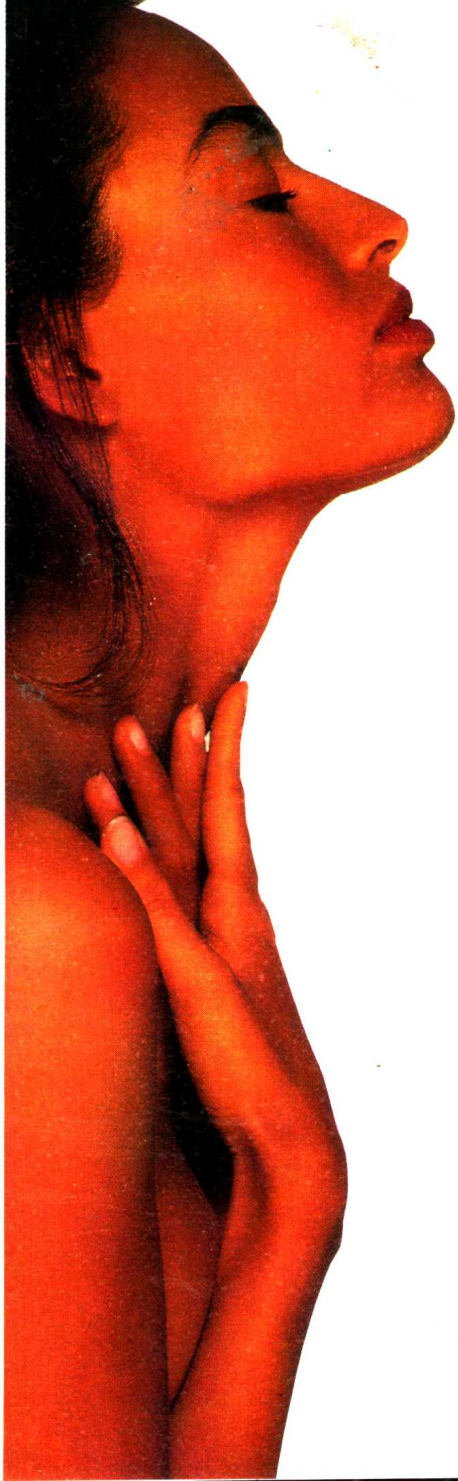
豪——叫人无法忍受之爱现

争——能不向军火商致敬吗？

迷信——你爱信不信

名人——他们是没有政权的总统

外遇——法国人的“法外假期”



63502

229780

期 限 表

请在下列时间内归还



给女人看的永远是半边

〔法〕张宁静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给女人看的永远是半边

〔法国〕张宁静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5印张 2插页 104千字

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9200册

ISBN 7-5059-1718-8/I·1179 定价：3.30元

浪漫得没有分寸

李南衡

——序《给女人看的永远是半边》

在“接吻接吻接吻”一文中，张宁静这么记述：

有一次，我在巴黎的香舍丽榭驾车，前面是绿灯，但十二线大道的汽车完全停顿，整个交通都僵在那里，我觉得奇怪，心里很不耐烦，于是就掀起汽车喇叭叭叭叭的。

前面一辆汽车的驾驶人，从车窗探出头来，对我怒目而视。

我觉得我虽不该按喇叭，但，前面既是绿灯，没有理由不开车呀，所以我也怒目而视，并指指绿灯。

没料到那个驾驶人更不悦了，他用手指指红绿灯交叉口的路中心，他大声的说：

“小兄弟，你没有看见吗？难道你没有年轻过吗？”

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，在那交叉的路口，正有一对紧抱热吻的情侣。

说真的，你还急着赶路做什么？难道你真的没有年轻过？这就是“法国式浪漫”。

张宁静在“外遇外遇外遇”一文中如此说：

西方人非常喜欢甜点，在西餐中，必有甜点一项，有人放在饭前有人放在饭后，法国人尤其喜欢，所以他们在饭前与饭后，都可能同时吃甜点，因为甜点 (ap'éritif) 这个法文字，在字典里是“开胃的东西”，所以凡是能够开胃的东西，大概差不多就可以叫甜点了……我们通常所指的甜点，不管名贵与否，都是固体的、液体的、或是半液体的。但，有些甜点，既不“固”、又不“液”，也不“一半一半”，这种甜点你可能就知道了，它是什么？

答案可能不会叫你吃惊：它是战争与外遇！

.....

法国人对性生活的观念，使他们觉得外遇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，也不是不能忍受的事，不论男女，谁都可以各取所需而又不破坏婚姻，Voz的著作中有一个叫中国人喷饭的幽默，但以法国人的标准，就可能不是幽默了，因为司空见惯的事情，何“幽”之有？倒是

“默”而不问吧！

“哎呀，我的甜点呢？”太太问。

“还在床底下未走。”丈夫说。

这也是“法国式浪漫”。还有……够了够了够了！

在“男人男人男人”、“眼泪眼泪眼泪”、“失恋失恋失恋”、“好酒好酒好酒”、“婚姻婚姻婚姻”、“裸画裸画裸画”、“独身独身独身”、“爱情爱情爱情”、“裸体裸体裸体”、“艺术艺术艺术”……等文章中，俯拾皆是法国式浪漫，我并不觉得意外。令人不服气的是，在“战争战争战争”、“时间时间时间”、“纳税纳税纳税”、“小费小费小费”……这类题目之下，居然也尽是法国式浪漫，而且浪漫得没有分寸。本来嘛，浪漫得有分寸，还能叫作法国式浪漫吗？

曾导演“失去的周末”、“公寓春光”等影片而荣获过七项奥斯卡金像的比利·怀德（Billy Wilder, 1906——）说，“在法国，您身上没有钱的话，就休想上厕所。”我一直对这句话存疑。但是看了“一号一号一号”之后，才知道此公所言不虚。一向自以为对厕所有广泛且深入研究的我，看了张宁静的大作之后也自叹不如。

这本书真是看得叫人好向往，恨不得也能住在法国浪漫一番。其实像我这样已逾不惑之

年的老头子，再去巴黎做什么！美国作家海明威（Ernest Hemingway, 1899—1961）说：“如果您年轻时能住在巴黎，那可真是幸运。”如果您还年轻，我劝您有机会到巴黎住一阵子、或玩一趟，当个幸运儿浪漫一下。

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就像到现场看球赛的观众那样，有临场感没错，而且也能享受四周的气氛，但是很多地方绝对比不上电视的实况转播，电视镜头总是拍摄最精彩的部分，还可切入、特写、重播某些精彩的片断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您身临法国，也不一定能享受如此绝妙的法国浪漫，因为“你怎么说爱情”这本书，是经过张宁静精心拍摄、剪辑、配音后的作品。因此，当您看这本书时，很可能跟我一样，一面看一面大呼：过瘾过瘾过瘾！

自序

张宁静

Houdon是法国的幽默大师，他常常挖苦自己，因为他的书没有一本没有自序，有一本的自序竟写了二十几页，是法国最爱写自序的人，不幸的，我现在也要挖苦自己了，我要替自己的书写序——痛苦的写！——我巴不得这本书早见世面，我的痛苦正是我的快乐！

法国人是懂幽默的，不论政治、军事、艺术、文学……等等，纵切横切，都可看见幽默的成份，法国人的幽默已经很生活化了，因此也形之于无形，两个老人见面，问候之外，一句“祝你像新桥一样”，彼此会心一笑，不明就里的人，不知他们说的什么话。“新桥”，是巴黎最老的一座桥，已有三百年历史，但仍坚固如昔，看样子再使用三百年也没问题。喻健康长寿也。

富人有富人的幽默，穷人有穷人的幽默，军人打了败仗，也有幽默。法国卡洛琳加油船

被德国潜艇鱼雷击中，大火燃烧了一天一夜，待救援的军舰赶至时，卡洛琳只剩一个空壳在海上漂荡了，法国人没有办法，只好放鱼雷把它击沉。这一页的历史是如此写的：

“……法国军舰只听自己人的话！”

当然，政治人物的幽默最多，这是他们的武器，也是盾牌，端看怎么运用。密特朗初任法国总统，可能还未进入情况，因此召来前任总统密谈，这一谈就谈了两个小时。因为所有的谈话都是机密，新闻记者只有猜测的份儿，但总统府却想淡化这一次密谈，仅称之为一般性的咨商，前总统却认为这是一次现任总统向卸任总统求教治国之道的密谈，于是他们两人各执一词，一个尽量淡化，一个尽量渲染。于是新闻记者做了一新闻影片，只见现任总统迎卸任总统于总统府的阳台上，双方握手，但下一个镜头，就是卸任总统离开阳台了——他们见面握手，什么也没有谈！

幽默有一种力量，在会心一笑之余，可以化解许多干戈，这是政治人物重视幽默的原因。但了解幽默也难，需要有相对的情操与知识，否则就会被人视为揶揄，对不懂幽默的人，更要慎重。法兰西民族相当懒散，知识与生活水准亦高，幽默大行其道，也就不稀奇了。

法国文学鼎盛，作家辈出，其中不乏幽默作家，或者作品中不时露出幽默的味道，我坐

在巴黎的露天咖啡馆里，读他们的作品，会心时加上眉批，这就是我写“法国式浪漫”的动机了，借淮之桔，不知在咱们的土壤里有何收获？但我想我是幸运的，在连载期间，美洲与欧洲的中文报纸，都曾转载，叫我更想不到的是，海峡对岸的简体字报纸，也做了转载，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，似乎也看到了，当朋友把简体字的剪报寄给我时，我真吃惊呢。

懂得幽默、欣赏幽默，似乎是愈来愈重要的事了，现代人已难得展心一笑，因为现代人的压力愈来愈大，许多人已是经济与科技的附属品，笑已绝缘。其实，真正好的幽默并不一定好笑，而是灵慧，希望在“法国式浪漫”之后，我们的灵慧掌握我们的心灵，生活多一份情趣，世界也就更和谐。

目 录

- 001 序——浪漫得没有分寸 李南衡
- 005 自序 张宁静
- 001 接吻 接吻 接吻——年轻的滋味
- 010 小费 小费 小费——花钱买尊严
- 020 艺术 艺术 艺术——你敢说懂吗？
- 027 裸体 裸体 裸体——公开大集合
- 034 爱情 爱情 爱情——你怎么说爱情？
- 041 独身 独身 独身——百分之百的自由？
- 048 一号 一号 一号——他要去见法国总统吗？
- 056 裸画 裸画 裸画——你怎么看怎么说？
- 063 开会 开会 开会——开会真奇妙
- 070 婚姻 婚姻 婚姻——男人与女人的战争
- 076 纳税 纳税 纳税——谁是说谎最多的人？

目 录

- 083 好酒 好酒 好酒——酒是爱情酒是生命之水
- 089 开关 开关 开关——你与电视的战争
- 095 外遇 外遇 外遇——法国人的“法外假期”
- 102 失恋 失恋 失恋——玫瑰玫瑰我不爱你
- 109 眼泪 眼泪 眼泪——男人不流泪
- 116 时间 时间 时间——如骆驼的沙行
- 122 男人 男人 男人——给女人看的永远是半边
- 128 富豪 富豪 富豪——叫人无法忍受之爱现
- 135 Love Love Love——谁懂得爱情？
- 142 民意 民意 民意——数字调查的魅力
- 148 战争 战争 战争——能不向军火商致敬吗？
- 155 迷信 迷信 迷信——你爱信不信
- 161 名人 名人 名人——他们是没有政权的总统

年轻的滋味

接吻是谁发明的？恐怕言人人殊，没有定案；有一种说法，人类在啖毛饮血的时候就懂得接吻了，那时候，人与人的语言还不齐备，两人见面，为了互传信息，就以磨鼻子为代号，向左磨磨，代表前面有敌人，向右磨磨，代表前面有猎物……这话很有可能，但怎么磨起嘴唇来，没有说明，大概磨错了信号吧？

另有一种说法，我觉得倒可以参考，相传意大利人首先发明了酒，但这种美好的液体太稀少了，不是一家之主的男人，是无法享受的，可是男人天生就是小心眼，把那么美好的液体放在家中，并不放心，外出返家第一件事，就是先嗅嗅娇妻的嘴唇，那时候女人要戴贞操带，唇上还不能有偷饮的余香。

由闻嘴唇而到接吻，接吻就那么来的吗？恐怕事实也不是如此，但是外国人好接吻、爱接吻，却是不移的事实。电影上，那些经过特殊安排的镜头不算，在大马路上，公然行之的，绝不比电影里的少。有一次，我在巴黎的香舍丽榭驾车，前面是绿灯，但十二线大道的汽

车完全停顿，整个交通都僵在那里，我觉得奇怪，心里也很不耐烦，于是就掀起汽车喇叭来，汽车喇叭叭叭叭的。

前面一辆汽车的驾驶人，从车窗里探出头来，对我怒目而视。

我觉得我虽不该按喇叭，但，前面既是绿灯，没有理由不该开车的，所以我也怒目而视，并指指绿灯。

没料到那个驾驶人更不悦了，他用手指指红绿灯交叉口的路中心，大声的说：

“小兄弟，你没有看见吗？难道你没有年轻过？”

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，在那交叉的路口，正有一对紧抱热吻的情侣；说真的，你还急着赶路做什么？难道你真的没有年轻过？

外国人喜欢接吻，非但情侣接吻、夫妇接吻、朋友亲戚间也接吻；在巴黎的街道上，随处都可看到接吻的老男老女，他们不知道是真的忘我了，还是他们的夕阳正灿烂，一副旁若无人之状，绝不输年轻人；非但如此，两个老男人和两个老女人之间也可以接吻；巴黎的人行道为什么那么宽广？又为什么那么多梧桐树？就是为了接吻方便，因为夏有荫凉，冬可略遮风雪。

法国人接吻，还有亲疏之分，你看他们接了一次又一次，脸颊都为口红而红了，仍在频频接吻，并不一定热恋得难解难分，而是亲得较近，来往得较勤，双方感情融洽，等到两个法国人见面时以握手代替，那就情况不妙了，所以还是多接吻的好。

法国人那么爱接吻，在社交上，当然也是礼仪所

一，做公关的，就得先把接吻技术练好，有一段时间我在美国主持公关，公司的大小宴会，非我在场不可，可是我的责任就是跟人握手，如果来的是个法国人，我就要上前拥抱，先来一个吻再说。有一次参加一个几乎全是法国人的鸡尾酒会，我见一个抱一个，抱了就吻，到最后，我不知道我怀里抱着的，是男或是女，这正跟我收到的名片一样，我不知道凯萨琳是老或是年轻，是金发或是黑发，是肥或是瘦，接吻接到这里，应该不是快乐事了。

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身边有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小女生，我老听她们谈克拉克盖博，听克拉克盖博迷人的吻，有一个克拉克盖博跟艾娃嘉娜演的电影，片名叫“红尘”，其中有一个接吻的镜头，雨哗哗的下，淋湿了克拉克盖博和艾娃嘉娜他们两人，背景是非洲苍莽的森林，那时候，艾娃嘉娜半倒在克拉克盖博怀里，雨已把他们淋透了，雨珠顺着他们的头发，颗颗滴下，他们的脸颊和胸，也尽是雨淋淋的，但雨挡不住他们的热情，艾娃嘉娜半闭着眼，克拉克盖博有胡子的大嘴唇，紧紧的压在艾娃嘉娜的唇上，唇在雨里燃烧。

“妙透了，迷死人了！”我听见那群叽叽喳喳的小女生说，甚至于有一个小女生说，假如，克拉克盖博肯那么吻她一次，就是死了也甘心。

我也很羡慕克拉克盖博先生，他老是睁着奸诈的眼睛，不怀好意的笑容，小胡子却又老是吻最美丽的女人，不知他的祖宗怎么磨鼻子的，磨出那么一尊神来；我也羡慕被他吻过的人，不管在电影上，或是在电影

外，大概可以回味三天不用吃饭。

“红尘”轰动一时，等我长大后，“红尘”已沦为美国午夜电影了，但那美丽的想像仍在。有一天，不巧得很，我在一间旅馆大厅里遇着已迟暮了的艾娃嘉娜，我赶快把当年那些小女生和我对她的倾慕表达一番，记忆里“红尘”中那个火辣辣的吻，当然也提了出来。我想，那个吻，不论镜头、当时的心情，都是不能或忘的，火辣不说，何况还是留着小胡子的克拉克盖博先生？但我却大出意外了，艾娃嘉娜竟然说：“你还记得那个镜头吗？我痛苦死了早已不想它了，你还记来做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大吃一惊。

“你不想想，在非洲森林里，又热又脏，当时还有雨淋，克拉克盖博出手又重，搂得紧，嘴唇又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何况他的小胡子还在刺我呢！”艾娃嘉娜说到这里时，一脸痛苦表情：“何况导演一再给我NG，就算我有一点点浪漫的心情，在导演的咆哮下，也没有了。”艾娃嘉娜说到这里，话锋突然一转：“告诉你的那些小女生们，我为了那一吻，痛苦了三天。”

天，谁相信事实的一面竟会是这样。

但，接吻并不是痛苦的事情，否则那些小女生们就不会叽叽喳喳了，有一次我在布鲁塞尔，不禁动容，我想，天下最美的事情，大概就只有接吻。

布鲁塞尔市中心有一个名字叫做“大广场”的广场，其实那个广场并不大，倒是四周一些十三或十六世纪的建筑，非常吸引人，不过建筑已经灰蒙蒙的了，有些风

蚀斑驳，金碧辉煌已经不金，辉煌也不再闪亮，只是建筑细腻，年代久远，颇有思古的苍凉与历史的温馨。

这是一个观光客麇集的广场，有几个带篷的咖啡座，我就在其中，忽然，雨来了，大滴大滴的雨从空中垂落，在那古老庄静的建筑前，形成了条条雨丝，有些从那古老的屋顶上滑落，非常美；但雨丝太密了，所有的游客都四处奔散，我在篷下，也留不住了，只好走进咖啡店中，隔着咖啡店那层古老的玻璃窗，眺望这欧洲最古老的广场。

游客已经散尽了，但广场中还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他们无视紧密的雨丝，也无视咖啡店里的眼睛，他们在雨里拥抱，在雨里亲吻，我几乎看见他们翕动的嘴唇，传递着比磨鼻子还要复杂的语言，他们的头发已湿了，他们的衣服也已经湿了，他们的伞，也在雨里随风而去，只有那紧紧的唇，贴在一起，连接在一起，古老的建筑和我的视线，紧紧的黏在一起。

我想，那些叽叽喳喳的小女生们，也许该羡慕的是这种吻——假如有谁那么吻我一次，我为她死也甘心。

中国人排斥接吻、不讲究接吻，我以为接吻是外国人发明的，所以中土并不流行。每看国语片，那个无情无味的吻，简直不能叫做吻，反而使皮肤麻痹，汗毛竖立，想不呕也不成，但我大错特错了，中国人的祖先，一定也是磨鼻子的，而且也把磨鼻子的祖宗招式改良为磨擦嘴唇，不信的话，你且看这段新闻：

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，香港“文汇报”上有那么一小段，可资证明。